

第二節、重慶要員的捉放

民國二十九年夏天在吳開先、杜月笙等人建議下，重慶成立了「上海統一委員會」以統籌令出多源的上海敵後地下工作，該委員會以杜月笙、蔣伯誠、戴笠、吳開先、吳紹澍為常務委員。其中杜月笙為主任委員，吳開先為書記長，同時上海市黨部也改組，以吳紹澍為主任委員兼「三青團」上海支團部主任，除此之外，該「統一委員會」還以杜月笙的管家萬墨林為總交通，由於杜月笙人在香港，故萬墨林實際上是杜月笙的代表。除了杜月笙之外戴笠也不在上海，因此主要工作由吳開先、蔣伯誠及吳紹澍負責¹。這個「統一委員會」成立後果然讓重慶在上海的地下工作又趨活絡。該組織統一了「中統」、「軍統」及杜月笙的力量，阻遏了市黨部人員繼續投向汪精衛，而且對附汪人員進行制裁並阻止汪政府成立。

但是吳開先與蔣伯誠來到上海的消息很快被汪日等知道，丁默邨等懸賞五萬元欲購吳開先的頭²。「統一委員會」的領導人都成為汪日捕捉的對象。這其中吳開先、蔣伯誠、萬墨林都曾被汪日所捉，吳紹澍的家人也曾被汪日逮捕刑求，這幾個人最後雖都被釋放但已無法公開活動，於是「統一委員會」也趨於解體。由於「統一委員會」是重慶在上海最大的地下組織，故其領導人被捕的過程是重慶與汪日特工戰中最重要的一環。

一、行蹤洩露、管家被捕

萬墨林是上海浦東人，從小沒讀過多少書，也不曾接受過情報訓練，民國九年萬才十九歲，卻已在華洋雜處的海灘混了十年，當時只不過是一名水果店學徒，最後混到了「十六舖」的一個銅匠司務，由於萬早已在鄉下訂了親，但以他微薄的收入只養得活自己，於是有一天萬墨林的母親來找，母親告訴萬，他的表哥杜月笙已發跡，要帶萬去找杜月笙安插職位³。原來萬墨林的母親是杜月笙的姑母，有了這一層關係杜月笙就將萬安插在自家裡，此後萬頗得杜之信任，杜乃將自己哥哥的女兒嫁給萬，後來萬墨林升任為杜公館總館⁴。民國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深夜杜月笙因擔心日人脅迫他幫忙維持上海秩序，遂離開上海轉往香港，杜走後留下萬墨林替他看家⁵。杜月笙到達香港後通過其另一助手徐采丞與

¹ 有關「上海統一委員會」的成立，參見楊天石，〈吳開先等與上海統一委員會的敵後抗日工作—讀台灣所藏朱家驊檔案〉，《民國檔案》，1998年，4期，頁58-59。

² 〈吳開先電朱家驊—民國28年10月2日〉《朱家驊檔案》，第五十六函：蔣伯誠吳開先報告。

³ 萬墨林，《滬上往事(1)》，(台北：中外圖書出版社，民國63年5月初版)，頁6-7。以下簡稱《滬上往事(1)》。

⁴ 章君毅著，陸京士校訂，《杜月笙傳(4)》，(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民國91年11月1日第三版)頁190-192。以下簡稱《杜月笙傳(4)》。

⁵ 《滬上往事(1)》，頁27。

汪政府最高軍事顧問影佐的關係在上海設一秘密電台，由於徐采丞是位商人不便和重慶人員聯絡，於是杜乃叫萬墨林到香港受了一個星期的臨時訓練，杜命萬回到上海後擔任地下工作總聯絡之責⁶。

民國二十八年八月吳開先奉命至上海領導地下工作道經香港，由杜月笙先行安排萬墨林及其「恆社」弟子於上海碼頭接應保護至法租界，杜並命「恆社」弟子皆奉吳號令⁷。吳至上海後指定萬墨林為交通，所有聯絡工作皆由其負責⁸。除了吳開先的市黨部工作之外，杜還命其弟子陳默等人加入「軍統」，組成第二行動大隊，同樣亦是由萬墨林負責與杜的聯絡工作。總計由民國二十七年至民國二十八年底，陳默領導的行動小組，一共暗殺了六十二名日人及漢奸，也進行了二十二次的爆破敵人重要設施的行動⁹，民國二十九年元月四日在杜月笙授意下，萬墨林協助高宗武及陶希聖擺脫汪特工之監視，保護他們登上「胡佛總統號」輪船由上海脫逃至香港，揭發著名之「汪日密約」，完成重慶策反高陶的工作¹⁰。民國二十九年元月十四日槍殺附日上海商界聞人俞葉封於戲院，民國二十九年十月砍死上海市長傅筱庵於其住宅，這些都是萬墨林、陳默等與「軍統」所策劃行動¹¹。可見萬墨林在重慶的上海地下組織中所佔的角色極為重要，他是吳紹澍、吳開先及蔣伯誠等人的左右手，他對這三位中央大員都要盡力掩護，戴笠更常假杜月笙之手透過萬墨林撥下經費給其「軍統」工作人員¹²。故萬當然的成為汪日必欲除去的眼中釘之一，再加上其為杜月笙的代表，汪日若能捕捉到萬墨林對於威脅杜月笙回到上海也必定有其作用。

民國二十九年十二月「七十六號」李士群終於找到逮捕萬墨林的機會，他們收買了吳紹澍的手下朱文龍，由朱文龍向萬墨林謊稱須利用其電台向重慶傳遞重要情報，萬因風聲緊曾推託兩次，第三次終於答應於二十一日下午四點鐘會晤，後又改為下午八點鐘，地點是公共租界行人如織的國際大廈門口¹³。等著甕中捉鱉的李士群等人與日本憲兵於二十一日同至公共租界捕房，李等人向捕房稱當日下午七時至八時將有暗殺黨重要領袖在靜安寺路出現，擬將之逮捕並請捕房協助

⁶ 《杜月笙傳(4)》，頁 163-164。

⁷ 吳開先，〈抗戰期中我所見到的杜月笙先生〉收在沈雲龍主編《杜月笙先生紀念集》，(台北:文海出版社，民國 65 年 2 月影印版)，頁 32。

⁸ 吳開先，〈滬上往事細說從頭—讀汪曼雲等「捉放吳開先」一文不得不寫的一段回憶〉，《傳記文學》，第 51 卷，第 6 期，頁 28。

⁹ 《杜月笙傳(4)》，頁 164。

¹⁰ 《杜月笙傳(4)》，頁 140-145。

¹¹ 《滬上往事(1)》，頁 68-69，71-73

¹² 《杜月笙傳(4)》，頁 171。

¹³ 《杜月笙傳(4)》，頁 172。

¹⁴。當天下午八時萬墨林來到約定地點，一眼就認出朱文龍，萬由朱背後一拍，沒想到周圍竄出四個人將萬雙手向後反剪，萬知該地為公共租界附近有美國憲兵，乃狂喊救命，果然兩位美國憲兵趕來，沒想到該四人掏出租界當局的逮捕許可令，美憲兵不再干涉，萬墨林因而被推上汽車，萬先被送至租界。再被引渡至虹口「日本憲兵隊」，日人向萬逼問吳紹澍的下落，萬堅不吐實，後再被送進「七十六號」，到了「七十六號」由於萬對吳紹澍的行蹤堅不吐實，又不承認與傅筱庵命案有關，於是「七十六號」警衛大隊長吳四寶及其手下萬里浪遂對萬墨林施以電椅及老虎凳等刑罰，後來萬的夫人以十萬元賄賂李士群的夫人，萬才得以免再被刑求¹⁵。萬墨林被捕是一件極為嚴重的事，吳開先曾說：「萬墨林君亦一硬漢，雖備受敵偽酷刑，而對中央在滬各機關人員，始終不吐一字。當時彼為與余最接近而聯絡奔走最多之一員，如果稍無骨氣，或禁不起嚴刑，則中央在滬各機構，有大部摧毀之可能。」¹⁶。

由於當初租界捕房要求日方僅能引渡一週，一週後須送還捕房，且不得刑求否則將拒絕再度引渡。為了營救萬墨林，十二月三十日朱家驊向重慶英國大使接洽，請其要求汪日將萬墨林送還捕房¹⁷。杜月笙在香港也早就得到消息，他命上海「恆社」同人設法營救¹⁸，兩週後無消息，杜決定拜託周佛海，因為杜周二人也是舊識，當時周又是汪政府「特務委員會」主任委員，杜月笙請李北濤去見周佛海請求設法營救，民國三十年一月一日李北濤見周，周慨允救助¹⁹。民國三十年二月十六日周召見萬後仍未能救出萬墨林²⁰，因為傅筱庵的孫子向日本天皇告狀，於是日軍又將萬提訊至上海虹口憲兵隊，在憲兵隊萬又遭刑求。對於一直無法解救萬墨林使得周佛海至為心焦，曾求助於影佐，周深恐失信於其「香港友人」²¹。後來杜月笙請其另一駐滬代表徐采丞透過日本「興亞院」的關係說情，再加上若干日本軍閥政閥對杜月笙還存在有雙方合作的想法，於是被捕一百九十天後

¹⁴ 〈吳開先電楚公駱公月笙兄—民國 29 年 12 月 25 日〉《朱家驊檔案》，第六十一函：京滬陷害。

¹⁵ 《滬上往事(1)》，頁 75-100。

¹⁶ 吳開先，〈抗戰期中我所見到的杜月笙先生〉收在沈雲龍主編《杜月笙先生紀念集》，(台北：文海出版社，民國 65 年 2 月影印版)，頁 19-20。

¹⁷ 〈朱家驊電吳開先—民國 29 年 12 月 30 日〉《朱家驊檔案》，第六十一函：京滬陷害。

¹⁸ 「恆社」是杜月笙為首的幫會組織，創立於民國二十一年，抗戰開始後「恆社」協助重慶在上海的地下工作。參見郭蘭馨，〈杜月笙與恆社〉收在《上海文史資料選輯》，第 17 輯，頁 130。

¹⁹ 南京市檔案館編，《審訊汪偽漢奸筆錄(1)—李北濤之證明(民國 35 年 10 月 12 日)》，(江蘇：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 年 7 月第一版)，頁 168。該事周佛海日記亦有記載。

²⁰ 民國 30 年 2 月 16 日周佛海日記說：「召見通緝被捕之萬墨林，曉諭之，從寬准其保釋」。見蔡德金編著，《周佛海日記》，(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頁 464。

²¹ 民國 30 年 3 月 7 日周佛海日記。見蔡德金編著，《周佛海日記》，(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頁 475。該香港友人應指杜月笙。

的萬墨林被上海日本憲兵隊釋放²²。由於在「七十六號」及虹口日本憲兵隊都遭刑求，出獄後的萬墨林又大吃大喝，於是染了腹膜炎，腹內受傷頗重²³。後來萬在「南洋醫院」住了一年半才出院。萬墨林被捕獲釋後不到一年，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攻入租界後，「上海統一委員會」立刻遭逢最大危機，那就是書記長吳開先的被捕。

二、幻想和談、捉放開先

有關吳開先的捉放過程，近來研究已多，但多僅參考一些個人回憶無史料為基礎，所談有局限性不夠深入，甚至臆測部分不少，僅有邵銘煌根據《朱家驊檔案》所寫可信度較高也較深入²⁴，該文由吳受命赴滬談起，頗為詳盡。本文除檔案外，又引了金雄白、萬墨林、吳開先本人及日人晴氣的回憶資料，在邵文基礎上進一步探討，例如吳開先與日方「總軍」早有聯絡、逮捕吳開先非日方所願，又吳開先的女婿唐德剛引用美方資料稱重慶允許吳乘日本軍機回渝是有特殊政治意涵，這些皆為前人所未注意。

吳開先，江蘇青浦人，民國前十三年出生，上海大學社會系肄業，民國十一年以在學青年身份加入中國國民黨，北伐成功後，吳擔任上海特別市黨部委員、組織部長、民眾訓練委員會委員、立法委員，抗日戰起，吳奉派為軍委會第六部第一組組長及中央黨部組織部副部長，由於吳與上海淵源頗深，民國二十八年汪精衛在緊鑼密鼓組織政府之際，重慶決定派吳開先赴上海主持地下工作²⁵。

民國二十八年四月蔣中正在重慶浮圖關召見吳開先，蔣要吳至上海主持地下工作²⁶，由於五月汪精衛來到上海，汪對外宣傳彼之主和實得重慶中央同意，如日本不接受汪之和平辦法，則仍由蔣主持抗戰到底，汪這種與重慶唱雙簧的欺騙說法令重慶擔心將使國人對重慶抗戰決心產生疑慮，於是重慶決定派吳開先至上海向工商界人士說明關謠²⁷。民國二十八年八月二十八日在香港杜月笙的協助下，吳開先安全抵達上海，由萬墨林於楊樹浦接應，吳還攜來蔣中正致工商各界

²² 《滬上往事(1)》，頁 98-114。

²³ 〈蔣伯誠電朱家驊—民國 30 年 9 月 13 日〉《朱家驊檔案》，第六十一函：京滬陷害。

²⁴ 參見邵銘煌，〈戰時滬方與汪偽的地下鬥爭：以吳開先案為例〉，《近代中國》，第 128 期，民國 87 年 12 月，頁 71-76。

²⁵ 國史館檔案 個人檔 檔號 0000000879 吳開先。

²⁶ 張繼高訪問、記錄，郭廷以校閱，〈吳開先先生訪問記錄〉，《口述歷史(8)》，頁 129。有關吳開先來到上海及其捉放經過亦可參閱邵銘煌，〈戰時滬方與汪偽的地下鬥爭〉，《近代中國》，第 128 期，民國 87 年 12 月，頁 71-76。該文以檔案為主較接近史實。

²⁷ 吳開先，〈滬上往事細說從頭—讀汪曼雲等「捉放吳開先」一文不得不寫的一段回憶〉，《傳記文學》，第 51 卷第 6 期，民國 76 年 12 月號，頁 28。

人士函件²⁸。抵上海的吳開先立刻宴請金融界和商界大亨，向他們說明重慶未與汪唱雙簧²⁹，在吳抵上海不久蔣伯誠亦銜相同任務來到上海。國民黨組織部副部長潛伏上海的消息很快被汪特工知道，丁默邨奉汪命懸賞五萬元購吳開先的頭³⁰。

當吳開先到達上海時，早先因汪精衛的威脅利誘，再因上海物價飛漲，故市黨部中附汪者有委員汪曼雲、蔡洪田、張載伯三人，秘書及科長中有張子孝、張沅、孫鳴岐三人，下級職員順逆各半，各區黨部大半叛變³¹。面對瀕臨解體的上海市黨部，吳開先利用人們對汪的不認同作種種宣傳，引發輿論對汪之撻伐，同時並決定改組市黨部³²。當時汪對市黨部主任委員童行白威脅不成，突於九月一日加以行刺，雖誤擊未能成功，但童在上海熟人太多，行動居處皆已困難，於是吳命其回重慶並建議中央改任吳紹澍為市黨部主委，因吳當時為上海三青團主任，故能收力量集中、統一指揮之效³³。市黨部改組後吳即著手分化汪精衛部下，發函各附汪人員勸告，且將原函於報端登載，於是有程寬正等十五人公開聲明脫離汪組織³⁴。但汪方亦非省油的燈，民國二十九年一月十四日上海市黨部執委張小通被汪特工綁至「七十六號」，汪方逼問吳開先及吳紹澍住所，幸虧吳等先得消息遷移地址，捉不到吳開先的汪特工遂散播黃埔與 CC 鬥爭(即軍統與中統)之謠言，且說吳已被重慶放逐，無法回渝，希圖動搖地下工作人員之意志³⁵。民國二十九年二月日軍「第十三軍」列出一份「對上海租界工作要領」，其中列舉了重慶秘密機關，包括吳開先集團、三青團上海支部吳紹澍、上海特別市黨部、藍衣社、軍委會蘇浙行動委員會、中共上海青年抗日救國會等。日軍將這些機構列為首要撲滅對象³⁶。

民國二十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汪政府成立時，吳開先等人完成了以下的破壞工作：1.針對汪方中華日報刊出的各同業公會之擁護通電，經吳等勸告後，有一百五十個以上公會登報聲明擁渝立場。2.三月二十八日完成三件鋤奸案。3.二十九

²⁸ 〈吳開先致果、立、楚、厲、騶、庸，布公—民國 31 年 8 月〉《朱家驊檔案》，第五十六函：蔣伯誠吳開先報告。

²⁹ 張繼高訪問、記錄，郭廷以校閱，〈吳開先先生訪問記錄〉，《口述歷史(8)》，頁 131。

³⁰ 〈吳開先電朱家驊—民國 28 年 10 月 2 日〉《朱家驊檔案》，第五十六函：蔣伯誠吳開先報告。

³¹ 〈吳紹澍電朱家驊—民國 28 年 9 月 14 日〉《朱家驊檔案》，第五十七函：上海黨務 吳紹澍報告。

³² 〈吳開先蔣伯誠電朱家驊—民國 28 年 9 月 10 日〉《朱家驊檔案》，第五十八函：上海方面人事。

³³ 〈吳開先蔣伯誠電朱家驊—民國 28 年 9 月 10 日〉《朱家驊檔案》，第五十八函：上海方面人事。

³⁴ 〈吳開先電騶公轉楚、果、立諸公—民國 29 年 2 月 5 日〉《朱家驊檔案》，第五十八函：上海方面人事。

³⁵ 〈吳開先蔣伯誠電朱家驊—民國 29 年 1 月 22 日〉《朱家驊檔案》，第六十一函：京滬陷害。

³⁶ 〈朱家驊電吳開先—民國 29 年 2 月 28 日〉《朱家驊檔案》，第五十六函：蔣伯誠吳開先報告。

日發動全市黨員至各區貼標語反汪。4.汪方冒用兩租界「納稅華人會」名義，要滬市各商店於四月一日懸旗紀念「台兒莊」勝利，實欲令市民懸旗慶祝汪政府成立，於是吳等命「青年團」派五十人赴各商店分送大美晚報說明，於是當天除外灘日本銀行及虹口滬西一部份商店外無人懸旗。5.青年團發動全市大罷課，兩租界學生在日憲兵及捕房壓力下仍於四月一日早晨舉行否認「偽組織」及討汪宣誓及於各路口散發傳單，數十人被捕³⁷。民國二十九年夏天「上海統一委員會」成立，由吳開先、蔣伯誠、吳紹澍指揮的重慶地下工作不僅組織為一體且漸有起色，於是他們與汪日特工人員在金融、新聞、及其他各行各業展開更廣泛的鬥爭³⁸。

對於吳開先等人的破壞，汪方勢必得之而後甘心，民國二十九年七月日方與法租界捕房成立協定，其中有一條「日憲兵得在法租界搜檢居民逮捕反日份子，並可不必經過捕房會同執行」且法方還派人勸告吳開先等人離開上海，以後法捕房無法再為重慶人員維護，七月一日日方逮捕重慶人員四人，並大舉搜索重慶地下機構，雖無一被捕，但導致各機構及有關人員均需遷移³⁹，民國三十年三月汪方的「中央儲備銀行」成立，為了爭奪金融的控制權，雙方更展開血腥屠殺。民國三十年六月二日吳開先曾電朱家驊稱其已陷身敵方特務包圍之中，幾遭不測，但最後吳仍安然脫險⁴⁰。

民國三十年十二月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佔領租界，在租界活動的重慶地下人員頓時陷入險境，當時租界仍留有許多重慶人員諸如第一、第二高等法院及新聞界人員，此時他們在滬已無立足之地，皆須撤退至後方，當時蔣伯誠在香港，吳紹澍則在安徽屯溪活動，一切撤退工作由吳開先負責，吳處境異常艱難，因重慶已無法由上海銀行支付吳經費，上海各銀行限制提存，每戶每週以五百元為限⁴¹，於是靠著徐采丞五萬元的接濟，吳開先才得以將重慶人員送至浙江金華轉往重慶，但重慶中央卻不答應吳本人回重慶的提議，仍要吳續留上海指揮工作⁴²。吳只得勉強安排佈置，他先令市黨部人員一切工作暫時停止，若有需要則將現寓所遷移，吳並給予三千元經費，安排妥當後吳本人則另覓一小公寓居住不住家

³⁷ 〈蔣伯誠電朱家驊轉總裁並葉楚傖—民國 29 年 4 月 1 日〉《朱家驊檔案》，第六十一函：策動反汪。

³⁸ 有關「上海統一委員會」與汪特工的鬥爭，分見本文其他章節，另可參閱楊天石，〈吳開先等與上海統一委員會的敵後抗日工作—讀台灣所藏朱家驊檔案〉，《民國檔案》，1998 年 4 期，頁 57-62。

³⁹ 〈吳開先電朱家驊—民國 29 年 7 月 2 日〉《朱家驊檔案》，第五十八函蔣吳經費。

⁴⁰ 〈吳開先電朱家驊—民國 30 年 6 月 2 日〉《朱家驊檔案》，第五十六函蔣伯誠吳開先報告。

⁴¹ 〈吳開先電鐵公驩公〉《朱家驊檔案》，第五十八函蔣吳經費。

⁴² 張繼高訪問、記錄，郭廷以校閱，〈吳開先先生訪問記錄〉，《口述歷史(8)》，頁 133-134。

裡，每日重慶電報由辦事處吳之外甥李任民送至吳宅，再由吳妻以電話聯絡吳返家處理，故連吳妻都不知吳之住所僅知其電話，然而百密必有一疏。先是吳開先與重慶之通訊密碼已全部為汪特工知悉，每次均被汪方譯出⁴³，後又發生吳行蹤外洩之事，緣於市黨部的交通孫守良跟隨吳已二十年，突患重病，吳囑李任民將之送至「南洋醫院」，孫守良有個朋友是已投靠汪特工的原軍統上海區長王天木部下，一日閒聊時孫竟無意中洩露出其與吳開先之關係，這位部下將這消息告訴王天木，王再將之報告「七十六號」⁴⁴，一個月後孫守良在出院途中遂被汪方特工人員綁至「七十六號」，由於孫並不知道吳之住處，故在嚴刑拷打下孫只供出李任民住處，「七十六號」再捕獲李任民，李任民受刑不住遂供出吳妻寓所⁴⁵。

民國三十一年三月十八日，「七十六號」負責人李士群至其支持者日人晴氣慶胤處，李詢問晴氣已有逮捕吳開先的機會是否能將之逮捕？李之所以先徵詢晴氣是因為吳開先與「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情報課」有關係，吳以情報交換得以受其課長川本芳太郎大佐保護，所以有關逮捕吳開先一事，晴氣必須先徵詢「情報課」的意見，當時川本不在，情報課的人認為李士群不可能捉得到吳開先，於是晴氣得到「請隨便處理」的回答⁴⁶。三月十八日吳開先母親患重病，當天吳妻適巧電吳回家商量治療母病之事，不料深夜一時許，突有汽車停在巷口的緊急剎車聲，吳當時正在處理重慶電文，心知不妙，立將數日來與重慶往來電稿撕碎並於廁所用水沖掉，但汪日人員已衝入吳宅並將吳捕至「七十六號」，被捕當晚吳將自己錶墜上的英國金鎊及佛手裡原治胃痛的鴉片通通吞下打算自殺⁴⁷。被捕到「七十六號」後吳在寫「自白書」時再吞下桌上的迴紋針，最後被守衛發現，「七十六號」乃強將吳送至醫院灌腸打針，於是吳不得死，但嗣後吳又開始絕食，「七十六號」乃接吳夫人及女兒來勸他⁴⁸，嗣後汪方又派原市黨部委員投汪的汪曼雲詢問吳開先除自盡外有無其他辦法，吳答以願脫離塵世削髮為僧，汪精衛准其為

⁴³ 余祥琴遺著，閔夢塵編校，〈上海淪陷期間四年地下工作追記(中)〉，《傳記文學》，第33卷第3期，民國67年9月，頁86。

⁴⁴ 馬嘯天、汪曼雲遺稿，〈汪偽特工內幕—知情人談知情事〉，(河南：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12月第一版)，頁82。

⁴⁵ 吳開先，〈滬上往事細說從頭—讀汪曼雲等「捉放吳開先」一文不得不寫的一段回憶〉，《傳記文學》，第51卷第6期，民國76年12月號，頁29。

⁴⁶ 晴氣慶胤，〈上海テロ工作七十六號〉，(東京：每日新聞社，昭和55年)，頁194。

⁴⁷ 吳昭文，〈滬上往事細說從頭補述—讀汪曼雲等「捉放吳開先」後寫一點我自己的回憶〉，《傳記文學》，第53卷，第6期，頁59。作者為吳開先女兒，後嫁與唐德剛，出事當晚作者正在屋內。

⁴⁸ 〈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吳開先在滬被捕情形案〉，《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特種檔案》類30號20。

僧後吳乃恢復進食⁴⁹。

周佛海與吳開先為舊友，當二人還在重慶時吳為組織部副部長，周為宣傳部副部長，二人私交好常常往來，於是四月四日周佛海召見吳開先，周告訴吳不要自殺，以二人交情周雖無權放吳自由但可保吳之生命安全，周再告訴吳日方很重視他，想利用他與重慶搭上線，所以日人亦不會下殺手，周又稱已交代李士群特別關照吳⁵⁰。二人談了兩個小時，關於這段會面周佛海日記曾有記載：「下午，接見吳開先，吳奉渝命在滬工作兩年，一週前始被捕，舊友也，相見彼此垂淚，百感交集，談兩小時，相約設法使寧渝間能互相諒解，共赴國難，旋接見金雄白」⁵¹，談完話後吳被送回「七十六號」，四月八日吳開先被江蘇省長李士群送至其地盤蘇州⁵²，李士群是想藉維護吳開先博取戴笠與重慶的好感，五月四日李還請戴笠派來向他策反的余祥琴至蘇州看吳開先，李希望余回重慶能向戴報告他的好意⁵³。李又對吳開先表示希望能藉吳之關係與陳果夫及陳立夫拉上關係，吳抓住李的這種心理遂輾轉透過關係傳話給朱家驊、陳立夫及戴笠希望他們直接致電李士群釋放⁵⁴，但無結果，大約釋放吳開先這樣的人物也非李士群可決定。吳在李宅住了一個月後又被送至蘇州特工站，在此吳頗受優待，允許獨居一室⁵⁵，六月三日吳被送回南京，六月六日李士群陪吳見汪精衛，汪要俾吳職務遭吳拒絕，吳並稱欲返蘇州安享天年⁵⁶。

吳開先被捕影響巨大，連帶的相關人員及機構紛紛被破獲，當時市黨部曾向朱家驊匯報「統一委員會」所受損害內容如下：

將吳副部長闔家暨統一會職員吳國方、李光宙、吳冰海、袁文彰、楊明暉等悉數捕去以後，株連者有本會機要室總幹事吉明齋(吳之秘書與交通兼任)沈亮衷，學校黨務科科長錢頌平，蘇農行副經理趙心梅，三青代書記莊鶴初(中央社編輯，中宣幹事)王培元等其餘未詳，現均羈押滬西七十六號憲

⁴⁹ 〈中統上海陸鴻勛致徐副局長 3 月 29 日電〉，《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特種檔案》類 009 號 39。

⁵⁰ 吳開先，〈滬上往事細說從頭－讀汪曼雲等「捉放吳開先」一文不得不寫的一段回憶〉，《傳記文學》，第 51 卷第 6 期，民國 76 年 12 月號，頁 31。

⁵¹ 周佛海民國 31 年 4 月 4 日日記，參見蔡德金編注，《周佛海日記》，(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 年)，頁 669。

⁵² 〈沈星藩致朱家驊轉總裁－民國 31 年 7 月 28 日〉，《朱家驊檔案》，第六十一函吳開先被捕。

⁵³ 余祥琴遺著，閔夢塵編校，〈上海淪陷期間四年地下工作追記(中)〉，《傳記文學》，第 33 卷第 3 期，民國 67 年 9 月號，頁 86。

⁵⁴ 〈溧陽詹立生電朱家驊－民國 31 年 9 月 24 日〉，《朱家驊檔案》，第六十一函吳開先被捕。

⁵⁵ 吳開先，〈滬上往事細說從頭－讀汪曼雲等「捉放吳開先」一文不得不寫的一段回憶〉，《傳記文學》，第 51 卷第 6 期，民國 76 年 12 月號，頁 32。

⁵⁶ 〈吳開先報告－民國 31 年 11 月 28 日〉，《朱家驊檔案》，第六十一函吳開先被捕。此為吳被釋回上海寓所時關於事件經過對重慶之報告內容。

兵隊……現電台亦遭破壞，出事後人心震動，工作更感棘手，各方聯絡除三青、兩路、京市、中宣仍保持常態外，餘因吉沈被捕無法通知，本會等經費向由吳部長劃撥……懇請指示營救方針⁵⁷。

不僅上海一地，江蘇省黨部也遭連累，蘇省黨部主任委員葛建時曾向「中執會秘書處」彙報：

火急轉中央黨部秘書長吳鐵城並轉陳果夫立夫先生 二十日吳副部長被捕連日敵偽大舉搜索，職處及各機關均受牽連，所受破壞空前重大，職處被捕趙懷民即趙心梅及顧宵本二人，在懷民處搜去農行密藏物件清單一紙，趙顧二人係二十一日上午九時左右先後被捕，備受酷刑堅不相供，職寓延至下午二時始受查抄，職及眷屬得免於難，職駐滬四載，藉內部同事之忠實謹慎，始終未肇變端，此次以吳部長之變生不測，覆巢之下危逾累卵，而諸同志均能持以忠毅。又職親戚家因平日供職工作之利用，致此次受牽累者有七家之多，現皆不得歸寓流離在外，職妻臥病在床，倉皇出走，飾物現金未及檢攜，悉遭搜劫，刻下敵偽搜索仍在嚴厲進行中⁵⁸。

國民黨組織部副部長竟然被捕，這不僅使上海等地的地下組織遭受空前破壞，也對重慶造成很大的震撼。

三月三十日國民黨組織部長朱家驊接到吳開先被捕的消息，起先朱不置信還由秘密電台致電吳開先，不知是否「七十六號」冒充吳之回電，內容是吳因環境險惡故深居不出，亦暫停轉發重慶電文⁵⁹。然而四月初由於「中統」副局長徐恩曾的情報朱才確定吳已被捕，由於擔心上海地下工作被一網打盡，加以當初吳赴上海乃朱所建議，於是朱因而三個夜晚無法成眠，失眠症復發⁶⁰。於是重慶火速進行營救工作，五月二十日及五月二十九日朱家驊分別電令蔣伯誠及吳紹澍務必設法營救⁶¹。爲了接濟吳之家屬，朱家驊透過吳紹澍匯去法幣十萬元。同時萬墨林及徐采丞亦接獲杜月笙來電要求不惜一切代價，務盡全力搶救，徐采丞決定以鈔票攆倒日汪人員⁶²。當時吳紹澍正在重慶，吳在朱家驊催促之下馬上回滬營救吳開先，當時「統一委員會」的骨幹因日汪的壓迫已大部撤至皖南屯溪與蘇南張

⁵⁷ 〈上海市黨部請浙省黨部代發朱家驊〉，《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特種檔案》類 009 號 39。

⁵⁸ 〈民國 31 年 7 月 15 日溧陽葛建時電中執會秘書處〉，《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特種檔案》類 009 號 39。

⁵⁹ 〈朱因傳言電吳所謂吳之回電—民國 31 年 3 月 30 日〉，《朱家驊檔案》，第六十一函吳開先被捕。

⁶⁰ 〈朱家驊覆徐恩曾函—民國 31 年 4 月 3 日〉，《朱家驊檔案》，第六十一函吳開先被捕。

⁶¹ 〈朱家驊覆蔣伯誠—民國 31 年 5 月 20 日〉，〈朱家驊致吳紹澍—民國 31 年 5 月 29 日〉《朱家驊檔案》，第六十一函吳開先被捕。

⁶² 《杜月笙傳(4)》，頁 224。

渚，吳回滬後先至張渚，民國三十二年春天，曾鼓吹中日和談的吉田東祐，在朱泰耀、楊鵬博的引進下來見吳紹澍商量援救吳開先⁶³，吉田告吳幾個月來徐采丞不斷透過上海軍部關係營救吳開先，吉田順便提出中日和談的建議，吳紹澍答以重慶已與英美結為同盟，不可能單獨與日本和談⁶⁴。

被送回南京的吳開先時時向周佛海表達返渝的希望，於是周佛海乃向汪政府最高軍事顧問影佐禎昭建議可放吳回重慶轉達全面和平之意，影佐遂與吳開先見面⁶⁵。然而這次見面並不愉快，因為見面前吳開先與李士群、汪曼雲、馬嘯天等喝了不少酒，當影佐向吳開先提到日本決心與中國謀和，請蔣先生提和平條件時，吳不及回答竟吐了影佐一身，於是正事未談吳就被送回旅館。大約與吳的不禮貌有關，第二天吳又被送回「蘇州特工站」，由於吳已買通「蘇州特工站」人員，所以靠他們傳遞消息給吳妻，吳妻再將吳之消息告訴杜月笙的好友徐采丞⁶⁶。徐采丞是杜月笙的留滬代表，其有電台與重慶互通，且該電台曾得到日軍川本少將之許可，預為以後和重慶議和的管道。可見徐與日軍頗有關係⁶⁷。為了營救吳開先，徐采丞曾以三百萬元賄賂日汪人員，徐還告訴吳日方大將坂垣力主釋吳回渝謀和，希吳假裝同意否則無回渝希望⁶⁸。十月七日李士群將吳送至唐生明蘇州的家中安置，十月八日吳開先獲准在唐生明伴隨下回到上海，吳晚上可以回家但白天須住在唐生明家中，日汪還開出幾個條件：(一)不准離開上海，否則拘辦家屬。(二)不得反對和平。(三)不得拒絕汪日人員之訪問。此後恢復部份自由但被暗中監視。十月二十五日周佛海又見吳開先，周謂：「甚盼和平能早日成立，一切故舊能握手言歡。」⁶⁹，十一月五日周又接見都甲大佐及田中中佐等談對渝工作及全面和平，都甲等人相信重慶會考慮和平⁷⁰。十一月十八日，日方松井幕僚長、濱田大佐及總司令科長都甲大佐與吳談話，他們向吳提到日本無滅亡中國野

⁶³ 吉田與吳紹澍一直有聯絡，中日戰爭後期不斷互相傳遞雙方高層有關「和談」之意見，詳見民國 33 年及 34 年之《周佛海日記》。

⁶⁴ 吳紹澍，〈記上海統一委員會〉，《文史資料》，第 29 輯，頁 91。有關吉田與楊、朱二人奔走和談情形請見「渝方的和談謀略」一節。

⁶⁵ 金雄白，《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1)》，(台北:李敖出版社，民國 77 年)，頁 170。

⁶⁶ 吳開先，〈滬上往事細說從頭—讀汪曼雲等「捉放吳開先」一文不得不寫的一段回憶〉，《傳記文學》，第 51 卷第 6 期，民國 76 年 12 月號，頁 33。此事汪曼雲之回憶文章亦提及。

⁶⁷ 余祥琴遺著，閔夢塵編校，〈上海淪陷期間四年地下工作追記(下)〉，《傳記文學》，第 33 卷第 4 期，民國 67 年 10 月號，頁 101。

⁶⁸ 吳開先，〈滬上往事細說從頭—讀汪曼雲等「捉放吳開先」一文不得不寫的一段回憶〉，《傳記文學》，第 51 卷第 6 期，民國 76 年 12 月號，頁 35。

⁶⁹ 周佛海民國 31 年 10 月 25 日日記，參見蔡德金編注，《周佛海日記》，(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 年)，頁 758。

⁷⁰ 周佛海民國 31 年 11 月 5 日日記，參見蔡德金編注，《周佛海日記》，(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 年)，頁 765。

心，可取消與汪所訂「基本條約」，希望能將日方渴求和平之心轉達重慶⁷¹。

唐生明是蔣中正及戴笠所派潛伏於汪政府跟隨李士群者，據唐回憶，汪方準備請吳擔任社會部部長或中央黨部其他職務，吳亦答應考慮，可能是因為唐的身份暴露後已成為日方聯絡重慶的管道，於是李士群將吳開先暫時安置在唐生明家中，唐就電蔣報告一切，唐並由周佛海及陳公博、李士群等人處得知由於日本想結束中日戰爭以全力對抗英美，而中國自己也苦惱於中共勢力發展，所以日方希望找一個人說服蔣中正，他們認為吳開先的地位可以達成這個任務。唐知道日方意圖後立刻電蔣報告，不久重慶有回電，蔣同意讓日人送吳開先回重慶，且要唐轉告吳不得至南京任「偽職」，回重慶後對其職務會有妥善安排，於是吳打消至南京的念頭，周佛海也贊成吳回重慶，汪政府人員存著一種在日本安排下真正實現「寧渝合作」的夢，戰後他們才不會被懲罰，故亦希望吳回重慶。有一日唐去見影佐談吳回重慶的事，影佐同意讓吳回渝勸蔣中正早日停止抗戰，還說日方可做些許讓步，當唐再將重慶同意吳回渝之意告訴影佐以後，影佐興奮得認為這代表了重慶的誠意，唐臨走時影佐反而希望唐利用與重慶的關係，早日促成此事對大家都有好處。後來日本上海駐軍司令部派人找吳商談好幾次，希望吳回渝後一定要直接和蔣談，盡快做出具體答覆⁷²。

於是十月十一日以後吳開先獲得局部自由，其他因此案牽連的二十四人也陸續被釋放⁷³。獲悉吳開先被釋的消息朱家驊興奮莫名，他請吳紹澍轉給吳開先一電：「聞兄出來，吉人天相，欣慰莫名 中央諸同志關懷甚切，務請多多休養，在不冒險下，盼能覓機返渝」⁷⁴，民國三十二年三月十五日吳開先電朱家驊稱已獲全部自由，日方不再限制並準備西行，約月底啓程⁷⁵。四月徐采丞告訴吳開先日方決定派兩名軍官押送吳至廣州，再經韶關赴渝，吳提出希望懂日文的袁文彰同行充翻譯獲日方同意，臨行前汪政府「平報」負責人金雄白要求吳攜其同行，吳答以無此權力未果⁷⁶。四月十日早晨吳所乘飛機起飛，但因天候不良暫停台北，三、四天後飛廣州再轉香港，再由香港至廣州灣，然後雇轎子赴柳州，張發奎、

⁷¹ 〈吳開先報告—民國 31 年 11 月 28 日〉，《朱家驊檔案》，第六十一函吳開先被捕。

⁷² 唐生明，〈我奉蔣介石命參加汪偽政權的經過〉，《文史資料選輯》，（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6 年），總第 40 卷，頁 71-75。

⁷³ 〈吳紹澍電朱家驊—民國 31 年 11 月 10 日〉，《朱家驊檔案》，第六十一函吳開先被捕。

⁷⁴ 〈朱家驊電吳紹澍轉吳開先—民國 31 年 12 月 19 日〉，《朱家驊檔案》，第六十一函吳開先被捕。

⁷⁵ 〈吳開先電朱家驊—民國 32 年 3 月 15 日〉，《朱家驊檔案》，第六十一函吳開先被捕。

⁷⁶ 吳開先，〈滬上往事細說從頭—讀汪曼雲等「捉放吳開先」一文不得不寫的一段回憶〉，《傳記文學》，第 51 卷第 6 期，民國 76 年 12 月號，頁 35。

杜月笙再派人迎接吳至桂林⁷⁷。吳在桂林住了一天即乘歐亞航空公司班機飛重慶，抵重慶時朱家驊、杜月笙及其他好友數十人都到機場迎接，三天後總裁蔣中正接見並派人送了二十萬元予吳⁷⁸。對於日方所託任務和談之事，吳寫了一個書面報告呈給蔣，此後吳即低調生活，在重慶近郊辦一個「大公職業學校」，但沒想到不久總裁竟又要吳赴上海，吳覺得總裁此舉荒謬，因為自己身份已暴露，且日方一定會追問和談之事，故未答應⁷⁹。

處在民國三十一年及三十二年那個時局裡吳開先是注定要被釋放的，其最根本原因只有一個，那就是不管汪方或日方都想要藉釋放吳開先討好重慶，李士群的心態前已述及，李十足是個狡兔三窟的人，他已透過傅也文、胡鈞鶴與中共搭上線，又想藉釋放吳開先討好陳立夫、戴笠等以求萬一靠山山倒時可以減輕罪刑，再加上汪政府第二號人物周佛海早在民國三十年底已被戴笠所派的程克祥策反成功，他與吳開先又是舊交，所以他也勢必使盡全力營救吳開先，再則汪政府其他人如汪曼雲、蔡洪田等也出了不少力，他們眼見日本越來越不濟事，也希望藉由吳開先實現寧渝合作以免秋後算帳，這也是前文所提何以吳臨走前金雄白要跟著到重慶請罪的原因了。

就日方而言，太平洋戰爭以後他們江河日下，與中國和談抽出日軍全力對英美是他們的打算，前面章節曾提及周佛海與重慶有電台暗通且有「總軍」的允許，唐生明臥底的身份被揭穿後竟然還獲日軍保護，這樣再看日方放走吳開先就一點也不稀奇了，因為日軍爲了求得與重慶和談的機會是病急亂投醫，任何討好重慶的機會都要試一試。甚至日方早在未捕獲吳開先前就曾透過管道想請吳傳達日人欲和談的訊息予重慶，民國三十一年二月吳被捕前一個月德國「海通社」美最時君與吳開先見面傳達日方和談條件，吳將日方條件電朱家驊請示，朱認爲「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中國已躍升「四強」之一，日本必慘敗故不須與之言和⁸⁰。而且令人吃驚的是，晴氣慶亂的回憶錄提到太平洋戰爭以後，吳開先爲保護自己竟以提供重慶情報予「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以求獲得情報課長川本芳太郎之保護，如果這是事實的話，那重慶和日軍應該早有某些默契，有了這一層關係日方更不可能讓吳開先死了。當然其他像杜月笙、徐采丞利用與日方的關係，再使出銀彈攻勢也多少發揮了些作用。

⁷⁷ 張繼高訪問、記錄，郭廷以校閱，〈吳開先先生訪問記錄〉，《口述歷史(8)》，頁 139。

⁷⁸ 吳開先，〈滬上往事細說從頭－讀汪曼雲等「捉放吳開先」一文不得不寫的一段回憶〉，《傳記文學》，第 51 卷第 6 期，民國 76 年 12 月號，頁 36。

⁷⁹ 張繼高訪問、記錄，郭廷以校閱，〈吳開先先生訪問記錄〉，《口述歷史(8)》，頁 140。

⁸⁰ 〈吳開先電朱家驊－民國 31 年 2 月 23 日〉，《朱家驊檔案》，第五十六函：蔣伯誠吳開先報告。

對於吳開先的獲釋，他的女婿即旅美歷史學家唐德剛又有另一番見解，據稱吳開先返渝前曾與日軍最高將領岡村寧次晤談，而最後竟還由日軍接送搭乘日軍機？唐認為其中有國際政治的微妙之處，因為當時正是「史迪威事件」發生，中美不太融洽之時，為防美國不支持國民政府，為抵抗美援不來的壓力，吳開先被日本軍機送回來的舉動是蔣向美國暗示「老子不打了」，因為當時周恩來及國民黨反蔣派都會捉住任何一點點重慶與日本暗中談和的消息大肆宣揚，只有故意造成一個中日有默契的假象才能讓美方緊張。所以唐認為吳變成中美政治鬥爭的棋子⁸¹。唐的說法可能來自於其丈人吳開先，在吳的口述歷史中曾提到吳回重慶後蔣曾要其再回上海，這點令吳納悶其實也令我們納悶，這樣一個已經暴露身份的人再到上海何用？但是如果蔣真要演一場中日和談向美施壓的戲碼，那就大大有用了，故唐之推測頗有些道理。

三、搜緝紹澍、主委避皖

除去吳開先這個眼中釘後日汪續將矛頭對準「統一委員會」其他領導人物，其中「市黨部」主委吳紹澍就成為汪日要剷除的另一對象，吳紹澍的政治歷程頗戲劇化，簡介如下：吳民國前四年生，「中央訓練團」黨政班畢業，曾任南京市黨部秘書、平漢鐵路局公益課長、上海市黨部主任委員、青年團上海支團部籌備處幹事兼主任，抗戰爆發後吳向中央表示自願至淪陷區工作，吳至上海後建下級機構，廣設外圍團體，設法收容訓練失學失業青年，扶植婦女運動，阻止敵偽煽惑青年及民眾等。抗日戰爭結束，國共內戰後期吳倒向中共，中共政權建立後周恩來發表吳為政務院參事，在李濟琛領導的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擔任委員，民國四十年以國民黨特務罪被中共處死⁸²。

在目前所見資料中吳紹澍是「統一委員會」駐上海領導人中未曾被汪日逮捕者，但吳本身當然也經歷多次兇險。民國二十九年六月一日吳紹澍與市黨部同志、教育部駐滬杭督導員及萬墨林等人在法租界馬浪路市黨部同仁王宅聚餐座談，不料事洩，當晚日憲兵部便探至法租界捕房要求會同捕捉恐怖黨要犯，因日方未說明地點，致使捕房內線無法事先通報，於是日法探員三十餘人將王宅團團圍住，幸好事前吳紹澍改地點至隔避巷弄楊宅，於是全部無恙脫走成功⁸³。然而吳紹澍遭遇的困難不止是外患，還有內憂，事件起於吳被其屬下告發不檢點，該

⁸¹ 唐德剛，〈滬上往事細說從頭補述－讀汪曼雲等「捉放吳開先」後寫一點我自己的回憶〉，《傳記文學》，第53卷第6期，頁55-57。

⁸² 國史館檔案 侍從室檔 檔號 1000097785 吳紹澍。

⁸³ 〈吳紹澍電朱家驊－民國29年6月3日〉《朱家驊檔案》，第八十函：滬市制裁(制裁漢奸)。

事件讓吳心理受打擊甚大，吳還會情緒性的要求朱家驊對其撤職查辦。

事件起因於民國二十九年十月十七日，市黨部書記長潘樹藩至渝後寫了一份不利於吳的視察報告呈給朱家驊，該報告稱吳用人不當，喜聽讒言，部份市黨部委員揮金如土，吳卻准其花錢不報銷，最後更指出吳嗜賭成性，常與萬墨林、周孝伯等聚賭……等等⁸⁴。接到潘這樣的報告，朱家驊立刻致電吳紹澍，該電稱：「一部份同志平日私生活每不檢點，在淪陷區資以掩護，有時雖屬不得已，但總宜竭力避免，負責諸同志應首先實踐總裁所倡導之新生活。」⁸⁵接到朱訓斥電文的吳紹澍憤憤不平，他要朱切實指出具體事實及觸犯紀律之同志，否則決不能忍受此種重大侮辱，最後稱：「本黨之無是非無紀律竟在吾公(指朱)任組織部時多一明證，良可嘆也，當於最短期內來渝，聽候查辦。」⁸⁶，吳的回電顯示其強烈不滿，於是朱再致一電，朱改稱：「潘言弟確不信，以兄公忠體國赤誠相與，故但以前電婉言諷勉以了此案 並無所謂侮辱」⁸⁷

對於吳紹澍被告的事，吳開先亦為他感到不平，吳稱：「我黨之無是非公道久矣 弟現所期望我兄者，務對此事詳加嚴辦，如確有其事以黨紀昭令制裁，否則亦應將誣告人員公開予以懲處，以彰紀律。」⁸⁸朱立回電吳開先，朱稱前電純係善意，希望吳開先設法代為解釋。民國三十年五月七日吳紹澍再致朱一電，該電指出潘樹藩因在滬姦人之妻，吳曾請准將之調回重慶不願追究，沒想到潘回重慶反而顛倒是非，反咬吳一口⁸⁹。五月十日市黨部人員戴時熙、魯捷都致電朱家驊為吳證明說情⁹⁰。五月十六日朱回電稱已瞭解事件經過，希望吳等人仍一本素志奮鬥到底，至此事件才漸平息，但該事件對市黨部人員士氣已造成一定程度之影響。不過內憂畢竟還好處理，外患的接踵而至才是最大打擊。

民國三十二年四月吳開先被捕釋放返渝後不到一個月，惡運又降臨到吳紹澍及市黨部身上，當時吳已避居蘇南張渚，該年五月十二日吳紹澍曾發電給當時中央黨部秘書長吳鐵城，敘述市黨部遭汪特工破壞情形，該電稱：

滬台通報三月尚稱順利，不料辰東下午通報時台址被敵搜查，本部助理幹事邢乃章正送報前往，連同服務員江濤及掩護台址錢華卿夫婦同時被捕，

⁸⁴ 〈潘樹藩至渝後向朱家驊報告—民國 29 年 10 月 17 日〉《朱家驊檔案》，第五十八函：誣告吳紹澍案。

⁸⁵ 〈朱家驊電吳紹澍〉《朱家驊檔案》，第五十八函：誣告吳紹澍案。

⁸⁶ 〈吳紹澍電朱家驊葉楚傖—民國 30 年 5 月 3 日〉《朱家驊檔案》，第五十八函：誣告吳紹澍案。

⁸⁷ 〈朱家驊電吳紹澍〉《朱家驊檔案》，第五十八函：誣告吳紹澍案。

⁸⁸ 〈吳開先電朱家驊〉《朱家驊檔案》，第五十八函：誣告吳紹澍案。

⁸⁹ 〈吳紹澍電朱家驊—民國 30 年 5 月 7 日〉《朱家驊檔案》，第五十八函：誣告吳紹澍案。

⁹⁰ 〈魯捷、戴時熙電朱家驊—民國 30 年 5 月 10 日〉《朱家驊檔案》，第五十八函：誣告吳紹澍案。

機件搬去，因敵追究電報來源，依據搜出之市民證地址押至住處搜查，職兒女三人亦遭逮捕，又因搜出小孩市民證之另一住址，致職原住地點亦即第二電台裝配報機之所大施搜查，將所預儲之大批報機材料與衣服傢俱等一併抄去，情勢嚴重，幸職與母妻三人未遭波及，所有密本因另藏放未被抄去，各方面各下級亦均平安，堪以告慰，惟日內演變如何甚為可慮⁹¹。

此事發生後汪日加強偵緝吳紹澍，希圖一網打盡，因之連累之親友甚多，還派憲兵輪流駐守吳寓，並開始抽查戶口，各車站輪埠加派探捕守候，勢在必得⁹²，接下來還施展兩面手法，播放空氣謂甚歡迎吳紹澍出來面談⁹³。據當時已回到重慶的吳開先轉給吳鐵城的訊息，此次事件後來幸好有徐采丞奮力營救，被捕諸人獲得保釋，總計有滬市委員張詠春，張受刑甚重，數次遭灌水，肺翼有洞，肝亦損害，保釋後送醫治療，另三位滬市女委員錢劍秋及李時雍、葛克信夫人，吳紹澍的姐姐被灌水及用火灼傷，吳紹澍的十四歲幼子吳約翰被灌水兩次，此次牽連頗重、傾家蕩產者眾多⁹⁴。對於敵人捉不到吳本人竟對其家人下手，對吳之打擊不可謂不大，吳悲憤之餘斥之為可恥⁹⁵。雖然日汪最終沒有捉到吳紹澍，但吳於「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多以安徽屯溪及江蘇張渚為活動區域，故對京滬區的汪日造成的威脅較小，而要捉到吳紹澍也比較不容易，於是日汪的目標對準尚在租界活動的「統一委員會」另一重要人物蔣伯誠。

四、伯老被捉、組織解體

吳開先被捕回渝，吳紹澍避居皖南蘇南，於是上海的「統一委員會」剩下蔣伯誠苦撐著，汪日只要再捉住蔣，那麼「統一委員會」就會面臨群龍無首而自然崩潰。蔣伯誠民國前二十三年出生，浙江諸暨人，畢業於陸軍速成學堂，曾任浙江軍事廳廳長、浙江省防軍司令官、浙江省政府委員、陸海空軍總司令行營總參議、第五屆中央執行委員、軍事參議院參議、第六屆中央執委會執委、浙江省監察使⁹⁶。抗日戰爭爆發上海淪陷，蔣伯誠奉令留上海指揮地下工作，民國二十九年夏天「上海統一委員會」成立後，蔣伯誠以委員長駐滬代表身份擔任常務委員，

⁹¹ 〈張渚吳紹澍電朱家驊轉吳鐵城—民國 32 年 5 月 12 日〉《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特種檔案》類 29 號 7.9。

⁹² 〈蔣伯誠致朱家驊轉總裁—民國 32 年 6 月 3 日〉《朱家驊檔案》，第五十七函：上海黨務 吳紹澍報告。

⁹³ 〈吳紹澍致朱家驊—民國 32 年 5 月 12 日〉《朱家驊檔案》，第五十七函：上海黨務 吳紹澍報告。

⁹⁴ 〈吳開先致吳鐵城函〉《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特種檔案》類 29 號 7.23。在吳紹澍的文章中曾提到吳開先回渝後還繼續與上海通報。

⁹⁵ 〈吳紹澍張渚電朱家驊轉吳鐵城—民國 32 年 5 月 18 日〉《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特種檔案》類 29 號 7.10。

⁹⁶ 國史館檔案 侍從室檔 檔號 10000001478 蔣伯誠。

從此與吳開先、吳紹澍領導指揮上海的地下工作。

民國二十八年某一天蔣伯誠才從香港回到上海不久，日本憲兵偵知蔣之行動，突然要求法租界捕房一同對蔣宅進行突擊，由於捕房內早有蔣之內線，該內線立將訊息通報蔣伯誠，蔣聞訊立刻越牆逃到隔壁圖書館，經圖書館夜班看守人員安排得以脫身離去，當時衝進蔣宅的日憲兵發現雙人床的被窩尚有熱氣，室內卻僅蔣妻杜麗雲一人，日憲兵逼問，杜急中生智稱與蔣分居已久同睡者是女兒，日憲兵搜索一陣卒無所獲⁹⁷。民國二十九年一月九日汪方圖綁架市黨部人員周孝伯，周機警逃脫，然汪方仍捕獲周之車夫，汪特工對其車夫嚴刑拷打遂得知吳開先及蔣伯誠等人訊息，吳當夜得知出事即做防備故未受損失⁹⁸。然而蔣伯誠訊息來得太慢未及遷移寓所，汪方將蔣之寓所包圍，情急之中蔣躍牆脫逃，蔣雖未被汪方所捕，但因自牆上躍下腿跌傷甚重，這次事件甚為驚險，蔣委員長獲悉後立電蔣伯誠安慰嘉勉⁹⁹，一直到二月二十日蔣的傷才痊癒，當時吳開先曾電朱家驊報告¹⁰⁰。民國三十年十月底蔣伯誠赴港本欲轉赴重慶出席國民黨「九中全會」，不料蔣平時與朱家驊往來之密碼電報悉數被汪方譯出，情勢危急，於是蔣緊急返回上海處理，蔣並電朱以後通電改用其與委員長通電之專用密碼，以免落入汪方圈套¹⁰¹。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統一委員會」處境險惡，民國三十二年四月吳開先被捕返渝，汪日急欲搜索蔣伯誠，後來日憲兵逮捕蔣之岳母，蔣因形勢日非獨木難支乃與其妻杜麗雲下鄉赴浙江寧波暫避¹⁰²，至五月一日局勢稍緩蔣又回到上海¹⁰³。大約蔣碰到困難太多，工作難以施展，八月初蔣派前江蘇省黨部主委葛克信至重慶向朱家驊請求協助解決各項工作困難及經費問題¹⁰⁴。八月二十日朱家驊致蔣一電稱：「滬上環境險惡，以兄地位隨時有危險可能，故甚以兄之安全為慮，請設法回渝，是所切企。」¹⁰⁵，朱家驊擔心蔣伯誠的安危要他回重慶，但蔣的回

⁹⁷ 鍾一龍原作，李立天提供，〈蔣伯誠杜麗雲患難夫妻〉，《傳記文學》，第 66 卷第 1 期，民國 84 年 1 月號，頁 75。

⁹⁸ 〈吳開先電朱家驊—民國 29 年 1 月 10 日〉《朱家驊檔案》，第六十一函：京滬陷害。

⁹⁹ 〈蔣伯誠電朱家驊—民國 29 年 1 月 14 日〉《朱家驊檔案》，第五十六函：蔣伯誠吳開先報告。

¹⁰⁰ 〈吳開先電朱家驊—民國 29 年 2 月 20 日〉《朱家驊檔案》，第六十一函：作風。

¹⁰¹ 〈蔣伯誠電朱家驊—民國 30 年 11 月 14 日〉《朱家驊檔案》，第五十六函：蔣伯誠吳開先報告。

¹⁰² 鍾一龍原作，李立天提供，〈蔣伯誠杜麗雲患難夫妻〉，《傳記文學》，第 66 卷第 1 期，民國 84 年 1 月號，頁 76。

¹⁰³ 〈蔣伯誠電朱家驊轉吳開先—民國 30 年 11 月 14 日〉《朱家驊檔案》，第五十六函：蔣伯誠吳開先報告。此時吳開先已獲釋回到重慶。

¹⁰⁴ 〈蔣伯誠電朱家驊—民國 32 年 8 月 13 日〉《朱家驊檔案》，第五十六函：蔣伯誠吳開先報告。

¹⁰⁵ 〈朱家驊電蔣伯誠—民國 32 年 8 月 20 日〉《朱家驊檔案》，第五十六函：蔣伯誠吳開先報告。

覆是這樣的：「敵憲以搜索數年迄無所獲，甚感惱羞，半年以來弟所有親友，均遭牽連，近復將弟之照片放大分發全滬憲警密探，非獲不止之勢，故弟離滬一節，無論東西水陸，與兩兄詳商均以為危險性甚大，不如暫時靜止潛伏為宜」¹⁰⁶，蔣竟連回重慶都會有危險，蔣又稱吳紹澍還須蔣協助指導，加上蔣若仍留上海算是為中央爭氣，於是蔣決定仍留上海。在此情形下朱家驊僅能望蔣多加珍重。

蔣伯誠的妻子杜麗雲是平劇青衣祭酒，她是個名人，熟人多，常出入公共場所，後來汪日終於發現杜麗雲的行蹤，於是跟蹤杜麗雲便找到蔣杜夫婦在福履理路的住處。民國三十三年五月上海憲兵隊滬南分隊集結各班後，為免引發注意乃全體著中國服，指揮官宣佈要前往法租界逮捕重慶特工領導蔣伯誠，在傾盆大雨中日憲兵隊將蔣宅團團圍住¹⁰⁷。但日軍並未立刻逮捕蔣伯誠，蔣的住處是萬墨林安排的，汪日想利用監視蔣住宅，放長線釣魚，偵察其他重慶地下工作人員，但守候了幾天看到時常到蔣家去的只有萬墨林及蔣之下屬王先青¹⁰⁸。民國三十三年五月六日蔣伯誠突患腦衝血¹⁰⁹，蔣、萬等人還不知已被汪日特工人員監視，為防太過招搖明顯，於是由萬墨林及王先青輪流去探望蔣伯誠的病，此措置是為了避免二人同時出現蔣宅，同時醫生也是時時更換以防萬一。五月十日輪到王先青去探望「伯老」，沒想到埋伏四周的日本憲兵一擁而出，王首先被捕，日憲兵再衝入監視多日的蔣宅，但此時蔣因病躺在床上，日憲兵想要把蔣伯誠由床上拖起才發現蔣已中風，於是日人打電話請憲兵隊的日醫過來¹¹⁰。當時蔣血壓高達二百四十度已陷入昏迷，日醫為蔣抽血後蔣才悠悠轉醒¹¹¹，這算不幸中的大幸，日憲兵竟然救了蔣一命，此後數日大批憲兵乃於蔣宅外守株待兔，五月十一日日方發現曾一度被汪日逮捕，當時正保外就醫的萬墨林仍暗中與蔣從事地下工作，於是再次將之逮捕，被捕的萬墨林再遭刑訊，汪日逼問萬是如何協助蔣伯誠及吳紹澍，如何與重慶聯繫、經費等問題¹¹²。後來同案被牽連者有市黨部委員毛子佩，支團

¹⁰⁶ 〈蔣伯誠電朱家驊—民國 32 年 10 月 31 日〉《朱家驊檔案》，第五十六函：蔣伯誠吳開先報告。電文中「兩兄」即吳紹澍。

¹⁰⁷ 後藤一夫撰，馮永材譯，〈萬墨林在日本—萬墨林先生與我重逢記〉，《中外雜誌》，第 21 卷第 1 期，民國 66 年元月號，頁 117。作者當時服務於上海憲兵隊「滬南分隊」，實際參加逮捕蔣伯誠及萬墨林的行動。

¹⁰⁸ 《滬上往事(1)》，頁 130-131。

¹⁰⁹ 〈上海特別市黨部上海支團部屯溪電—民國 33 年 6 月 24 日〉《朱家驊檔案》，第五十七函：上海黨務 吳紹澍報告。

¹¹⁰ 《滬上往事(1)》，頁 132。

¹¹¹ 金雄白，《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1)》，(台北：李敖出版社，民國 77 年)，頁 173。

¹¹² 國史館檔案 個人檔案 0000002433 周佛海。

部幹事曹俊，皆被逮捕¹¹³。

蔣伯誠身為蔣中正的駐滬代表，其地位不下於吳開先，蔣被捕同樣引起各界震驚，重慶透過「軍統」下令已暗中投渝的周佛海援救，周再一次利用日人急於求和的心理，重施解救吳開先的故技向日人勸告釋放蔣伯誠有利於中日「和談」，這次周拜託兩位日人即日本上海駐軍「登部隊」陸軍部長川本及好友岡田西次，蔣被捕後的一週，周佛海在日記中寫道：「川本少將來，談一般形勢及中日問題，託其照料蔣伯誠，據云患中風甚劇，由日醫診治，血壓已低。」¹¹⁴於是周託二人直接飛赴東京向日本高層說服，東京大本營最後終於決定釋放蔣伯誠等一千人等¹¹⁵。日方決定釋放蔣伯誠等人後，周佛海親信金雄白立刻將該消息通知「軍統」的上海人員，據金說獲知消息的重慶感到非常安慰。於是周佛海安排金雄白及與日本「登部隊」有特殊關係的徐采丞任擔保人，十一月二十日川本派了一名聯絡參謀陪同金、徐二人同赴貝當路日本憲兵隊保釋蔣伯誠等人，日方規定蔣今後不得再在佔領區從事任何政治活動，如須離滬旅行必須取得上海憲兵隊同意。於是蔣等七人獲得釋放，此後兩年金雄白成爲蔣伯誠與周佛海間的聯絡人，金雄白也不時資助蔣金錢¹¹⁶。

十二月二日蔣伯誠曾電當時組織部及秘書長吳鐵誠、蔣中正報告其已脫險，蔣電稱：

敵方派駐監守憲兵，業於十一月二十日無條件自動全部撤退解除監禁，職眷屬及萬墨林君夫婦，市黨部王委員、毛子佩，青年團幹部曹俊同志等形式上已恢復自由，惟仍暗中便衣監視 計被監禁六個月零十天，各人所遭遇之辛酸苦況筆難盡述，幸託 總裁福德，得慶更生 現已將各人住宅房屋出售，得價應用，並為諸同志延醫調治，補助生活，再職病經日醫不斷療治，日有起色¹¹⁷。

組織部長朱家驊回電：「兄橫被幽禁時逾半年，每懷為恨，今幸吉人天相，欣慰之至 貴體仍需療養，切祈加意療護，其餘同志並請代為慰勉是幸。」

蔣伯誠被釋放的根本理由是和吳開先一樣的，然而日方爲何一放再放，如此

¹¹³〈上海特別市黨部上海支團部屯溪電中央組織部密轉吳主委紹澍分呈秘書長吳部長朱書記長等一民國 33 年 6 月 24 日〉《朱家驊檔案》，第五十七函：上海黨務 吳紹澍報告。

¹¹⁴ 周佛海民國 33 年 5 月 18 日日記，參見蔡德金編注，《周佛海日記》，（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 年），頁 1023。

¹¹⁵ 金雄白，《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1)》，（台北：李敖出版社，民國 77 年），頁 176。

¹¹⁶ 金雄白，《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1)》，（台北：李敖出版社，民國 77 年），頁 176-177。

¹¹⁷ 〈蔣伯誠電中央秘書處吳秘書長鐵城轉總裁等一民國 33 年 12 月 2 日〉《朱家驊檔案》，第六十一函：京滬陷害。

慷慨?如果參閱周佛海日記，民國三十三年間是日方瘋狂求和的階段，該日記幾乎每天都記載各方談和之事，可見日方的心態，再加上蔣伯誠是蔣委員長駐滬代表的身份，這個條件對日方而言更有利於他的和談大使任務，加上周佛海早已暗中效命重慶，再解救一名重慶大員戰後必然有助於免除其漢奸罪刑，所以蔣之獲救周佛海之因素最大。抗戰後期周佛海對重慶派駐上海的地下工作人員維護甚大，如果沒有周佛海則吳開先及蔣伯誠恐都不易獲得釋放，這是戰後審判周佛海時吳、蔣二人願意挺身為周說情作證的原因¹¹⁸。其他如杜月笙的朋友徐采丞，據金雄白稱徐當時已任為日本上海駐軍之囑託(顧問)，所以徐利用金錢及私人關係也發揮了不少作用。

民國三十二年四月吳開先被捕又被送回重慶，「太平洋戰爭」發生後為避汪日追捕吳紹澍又隱匿屯溪及張渚，民國三十三年蔣伯誠、萬墨林等又被捕，二人後雖經釋放但已受監視，難有作為，這樣「上海統一委員會」的大人物通通被捕失去活動自由，於是「統一委員會」乃陷入停擺。然而「統一委員會」卻曾對汪日造成莫大威脅，也應在陷區人心造成某種鼓舞作用，其重要人物最後雖均失去作用，但日軍亦大勢已去，當時汪政府內部重要人物多已被策反，蔣伯誠等人雖被監視但亦在周佛海、金雄白等人掩護下秘密與重慶聯絡，所以整個大局看起來表面上重慶特工似乎多已被消滅，但實際上李士群及汪精衛相繼死後，「七十六號」已不再與重慶為難，而且因周佛海為其領袖，故某種程度上甚至可以說「七十六號」已被重慶收服。

抗戰勝利後蔣伯誠還在上海被監視著，但一切都有了代價，朱家驊曾電蔣安慰：「敵寇受降舉世慶祝，吾兄年來在滬所受之委屈，終能完成任務為黨立功，最近主席派兄為軍委會駐上海代表 敬電馳賀」¹¹⁹，蔣成為國府接收上海代表。然而國共內戰後期蔣卻走上了與吳紹澍同樣的路，共軍佔領上海後蔣以全身癱瘓且已棄政多年為由婉拒赴台，蔣認為自己為官清廉，不曾為害共黨人員中共應不致為難，果然共軍入上海後派人看望他並致以軍禮，囑其安心休養，蔣死後其妻杜麗雲至北京晉見周恩來獲周總理接見慰勉，周並批示由政府給杜家用，後來杜加入中共的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¹²⁰。民國四十年十二月蔣伯誠病逝於上海

¹¹⁸ 南京市檔案館編，《審訊汪偽漢奸筆錄(1)－蔣伯誠、吳紹澍致章士釗、王善祥函(民國35年10月8日)及吳開先致首都高等法院函(民國35年10月14日)》，(江蘇：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年7月第一版)頁171、172。

¹¹⁹ 〈朱家驊致蔣伯誠－民國34年8月22日〉《朱家驊檔案》，第四八二函：蔣夢麟、蔣作賓、蔣志英、蔣伯誠、蔣鼎文、蔣漢城。

¹²⁰ 鍾一龍原作，李立天提供，〈蔣伯誠杜麗雲患難夫妻〉，《傳記文學》，第66卷第1期，民國

時台灣方面還曾於台北善導寺為其舉行公祭，紀念這一位曾為抗戰時的中國出生入死的英雄¹²¹。

「統一委員會」的三位人物際遇都不同，蔣伯誠與吳紹澍雖都留在大陸，但吳在國共內戰末期就改投中共，吳最後被殺應與其投機性格有關，蔣則憑其抗戰時的所謂民族氣節獲中共禮遇及保全，但與此二人相比則吳開先算是從一而終，他相信國府並選擇來到台灣，但吳來台後態度低調，對於其抗戰期間的捉放故事一直諱莫如深，僅於民國五十三年由中研院出版其口述歷史，民國七十四年大陸出版《汪偽特工內幕》一書，其中引了汪曼雲及馬嘯天獄中的回憶寫了一段「捉放吳開先」，內容令吳相當不滿，當時吳已高齡八十八歲，在各方勸告下遂寫了一段較詳盡的回憶文章駁斥，該文刊載於《傳記文學》，其中除對汪曼雲等所寫各點提出反證外，且指出該文恐非馬嘯天、汪曼雲的手筆而應是「七十六號」書記共黨間諜傅也文所寫¹²²。吳晚年榮任總統府國策顧問，民國七十九年一月逝於台北「宏恩醫院」，享壽九十二歲安葬陽明山第一公墓¹²³，結束其驚濤駭浪又傳奇的一生。

至於杜月笙的管家，即蔣伯誠及二吳的助手萬墨林也隨國府來到台灣，可能萬不直屬政府人員，故來台後萬對於其事蹟並不隱諱，民國六十年，萬墨林七十歲生日時「中視」曾將萬的情報生涯拍成電視劇「神龍」¹²⁴，民國六十三年萬出版其回憶錄《滬上往事》頗為轟動，同年日本「滬南會」重要幹部後藤一夫至台訪萬，該會是原日本「上海憲兵隊」人員戰後所組之聯誼會，由於萬墨林在戰時兩度被捕於日本憲兵隊的不屈表現令他們懷念，故後藤專程至台邀請萬赴日訪問，萬接受邀請，於是民國六十三年五月二日萬赴日本並受到英雄式的歡迎¹²⁵。昔日「階下囚」今成「座上賓」，真是白雲蒼狗，「人事幾回傷往事，山形依舊枕寒流」，人生際遇是這麼難料令人浩嘆。

「上海統一委員會」雖被消滅，主要領導人都失去作用，但此時已到了民國三十三年，戰爭形勢於日本越來越不利，日方急於與重慶和談，所以「統一委員會」的破滅影響已不大，因為大勢行將底定，重慶即將獲得勝利。

84年1月號，頁77。

¹²¹ 國史館檔案 侍從室檔案 10000001478 蔣伯誠。

¹²² 吳開先，〈滬上往事細說從頭—讀汪曼雲等「捉放吳開先」一文不得不寫的一段回憶〉，《傳記文學》，第51卷第6期，民國76年12月號，頁28。

¹²³ 國史館檔案 個人檔案 0000000879 吳開先。

¹²⁴ 《滬上往事(1)》，頁1。

¹²⁵ 《滬上往事(4)》，頁676。